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卅八。

傍晚，我由幻境中醒來，雨已停了。夕陽展露出疲倦的笑靨，在殘破的屋瓦上，把幾串搖搖欲墜的水珠染得通紅，像煞熟透的石榴。室中空無一人，那些因擋雨而立下大功的帳篷，現在成了累贅。我想起身整理，這才發覺四肢乏力，頭腦沉重，身上有些燥熱。一定是連日疲累，方才淋了雨，又抽大麻睡著了，因此受了風寒。

心中有些煩亂，不免怨著沙爾索做事有頭沒尾，東西還沒收拾好，人卻撒手走了。

掙扎著爬起來，才發覺頭有些暈。我走到窗口呼吸一下新鮮空氣，卻聽到沙爾索鴨叫似的笑聲，自樓下傳來。居然他還有心玩耍！我有些不高興，不管他是什麼人物，我要叫他回來，叫他先把事做好再去胡鬧。

我腳步虛浮地下到二樓，樓下那戶人家的門敞開著，裡面熱鬧非凡。我心中有氣，也可能是身體不適，自制能力變弱了，身體竟然發起抖來。

沙爾索真是個小人，把尼奧的書弄髒了不說，現在放下家中的髒亂不整理，居然玩到別人家了！

我氣沖沖地跨進門口，眼前露出一幅淒慘的景象。由於樓板早已鬆裂，我們房中的積水，一滴不落地漏到了這家人房中。破舊的家具床褥倒是早已堆在一側，上面蓋著全是洞孔的塑膠布。靠窗的泥牆塌了一大片，天花板上本來糊的一層紙，現已碎成萬片，濕淋淋地垂掛著，像萬國旗一般。

再看地上，更是慘不忍睹。沙爾索和他的男女朋友，全身又濕又髒，正起勁地和這家人爬在地上洗刷著，清理滿地的殘泥。

頓時，我慚愧得無以復加，近來我老自以為超脫了，悟透人生的道理，絲毫不體諒眼前這些卑微的朋友們。沙爾索如此古道熱腸，助人行善，我卻一再的責怪他。

以此類推，我對東尼、尼奧等又何嘗不然？我老想棄他們而去，自以為高人一等。我也知道，世人本無高低善惡之分，只有迷悟之別。然而一旦我自以為道通天人，就把自己看得天一般高，而忽略了別人。

世界上像我這樣的例子太多了，人不是迷於愚昧，便是迷於自傲。一個愚昧的人，為善有限，為惡亦然。可是人若迷於自傲，往往因為他的能力、經驗過人，而具有莫大的影響力。這種人當然不會刻意為惡，但是無意中所釀成的災禍，就足已令人髮指了。

沙爾索看到我，忙站起來歡迎，花黑的臉，像煞舞臺上的小丑。他笑著說：「中國人也來了，雞殺死！他們才真慘哩！嘿！嘿！我正在說哩！要嘛做個大富翁不怕損失什麼。要嘛，和我一樣，做個窮光蛋，天塌下來也沒有什麼好損失的！」

他說完，自己笑得很樂，這些話頗有幾分哲理。我還沒開口，只覺得天旋地轉，眼前發黑，同時又聽到他那鴨叫聲：「你怎麼搞的呀？臉孔紅得像個……雞殺死！白比！朱病了，幫我抬他上去！」

我的確感到很虛弱，稍稍扶著牆站了一會，精神恢復了些。我堅拒他的好意，辭別了他們，掙扎著回到樓上。

娛樂室中亂糟糟的實在無法休息，內間的小房情況更壞，我便走到工作室中。

東尼還沒回來，甘格也不見人影。房中顯然經過尼奧及秀子的整理，帳篷已拆了下來，地上鋪著凱洛琳常蓋的那副窗簾，半乾半濕。尼奧擁著秀子，兩人睡得正甜。

那些被水浸漬的書籍，泰半已是字跡模糊，一些較不濕的，都已一本本翻開晾著。我不忍心看下去，便找了塊空地，倒下休息。

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，我聽到有點聲響，尼奧醒了，看到我，淒涼地苦笑著說：「幸而我們提前回來！」

秀子也醒了，她眼圈紅腫，很難為情地翻個身，背對著我們又睡了。

「好在這些書你都讀熟了，有沒有都一樣。」我只好這樣安慰他，心中透著悔意，很想違背本意、對他說我不願離開他們。

「話不能這樣說，書愈讀境界愈是不同，我覺得還要不停地進修。」

「我同意，但是要看你讀書的目的何在。如果你想研究作者的思想，讀十遍百遍也不嫌少，如果只是追求知識，精讀一兩次也就夠了。」

「問題就在這裡，我是要傳播這些思想，不到讀通了我不能滿足。」

「你難道不想發揮自己的思想嗎？」

「這些就是我的思想。」

「你該說這些是你思想的藍圖。」

「不！這『就是』我的思想。」他把「就是」兩個字說得特別重。

「你怎能將別人的思想當作你的？你沒有自信比他們更好？」我掙扎著坐起來。

「你不懂！我就是他們！」

我被他說糊塗了，頭又有些暈，腦筋不大清楚，還以為他和我開玩笑。振作了一下，看到他那嚴肅的面孔，一點都不像在說笑。我再問一句：「你是說你以領悟他們的思想而自滿？」

他考慮了一下，卻反問我：「你們東方人應該都相信輪迴投胎吧？」

「小乘佛教有這種理論。」

「我們也有，而且不僅是理論。」他臉上泛著光彩，淡紅的晚霞使他的眼珠顯得神秘無比，他靜靜地說著。在我似昏猶醒的腦海中，浮起了一個詭異的情境。

他繼續說：「你可知道？為什麼當你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時，有時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？為什麼你聽到一句話或一件事，會有休戚相關的想法？」

我怔怔地聽著，停止了思想，他似乎在施展攝魂大法，很有可能東尼就是這樣被他勾去了七魂六魄。

「老實說，每一個人都要經過不斷地的投胎轉世，把未來與過去聯結起來，這是宇宙的法則。當我第一次接觸到赫雷格朗的思想時，心中便感到這就是我自己的，後來再看到拉伊孟多，更發現了我前後投生的源流。

「你以為我們聚在一起是偶然的嗎？你錯了，秀子、東尼、甘格甚至於你，在前生就曾和我在一起探討宇宙真理了。第一次遇到東尼，我便認識他，他起先不信，後來我把他前生的事說出來，他才信了。」

我的頭腦更昏迷了，眼前展開了一幕一幕的景象，在遙不可及的過去，尼奧和東尼在荒山中跌坐苦修。

「人類之所以能進步，絕不是短短的一生所能達到的，人死了再投生，積累著過去的經歷及智慧，才能在今生有更大的成就。世上人口是增加了，但能夠成功的，卻是那些一再投生，不斷磨練的人。」